

資治通鑑綱目

正編  
十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 34 )	
函號	別	6 1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五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戊申漢後主建興六年○  
盡壬申漢後主延熙十五年

**考異**

據凡例後主二字皆

當作  
帝禪 凡二十五年

戊申六年 春正月魏啗新城孟達歿

之質實 新城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書法**

孟達嘗書降魏矣既而書來歸美反  
正也於是特書歿之其為徙義之勸



深矣

**發明**

孟達前叛降魏既而又復來歸是迷而能反者也城陷而殞遂以死節予之惟漢有討賊之義魏為篡弑之國是以從違之間書法如此

○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

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淵子楸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楸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

兵

行險涉遠事未可知不用延計亮不為過

謬才必有可用但不遵約束

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弃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中響震魏主獻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



者而任爲  
前鋒則亮  
知人之明  
不及昭烈  
矣

一裨將收  
殿軍之績

趙雲雖敗  
尚能全軍

以孔明之  
忠誠經濟  
不難剪魏  
併吳而終  
令賁志以  
殺入固不  
能違天耶

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  
謖才術過人深加器與昭烈臨終謂曰謖言  
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  
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  
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  
蔣琬謂亮曰管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  
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  
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  
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先是  
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  
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  
不敢偏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  
拜平參軍進位封侯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  
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

貶亮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  
也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弃  
不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  
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須十月  
爲冬給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犬  
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  
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  
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  
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  
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  
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  
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  
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真復取三



郡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集覽〕榭音茂淵子名〔襄中〕注見

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秦嶺〕在虢州閿鄉縣南

成帝元延三年褒斜〔秦嶺〕在虢州閿鄉縣南

周回三百里注見下子午〔子午〕辛氏三秦記

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

名御宿子北方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

故名子午谷按洋州志子午谷在州東百六

十里又興元郡縣志云舊子午道在州安

唐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梁百數

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即此路

是橫門邸閣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長

安城北面門名也邸閣倉敖異名在橫門外

〔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郿〕注見靈帝

中平六年〔箕谷〕在興元府褒城西北十五里

韋蘇州懷谷口詩念昔白衣士結廬在石門

蓋石門即箕谷口成帝時鄭子真隱居處也

或謂扶風郿縣郿塢即箕谷也祁山在岷州





未歇也。及楚殺得臣，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孫武注見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斷後軍居後曰斷後亦曰殿師杜預曰斷後兵家之最難我兵既敗敵人來追我在後拒之非有勇者不能也斷音短殿丁練反什物史記舜作什器索隱曰什數也人家常用之器不一故以什為數猶今言什物類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共器物故謂之什器亦猶作役者

**質實**

一統志云秦嶺在西安府

藍田縣界子午谷各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連南北故名鄧芝新野人箕谷即箕山在漢中府褒城縣北一十五里一名道人谷曹真沛國譙人操族子祁山在鞏昌府西

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天水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南安吉地名即春秋戎莒所居秦屬隴西郡東漢末分立南安郡三國魏隴西郡治襄武南安郡治獮道晉仍舊後魏為隴西南安安陽三郡兼置渭州後周併為南安郡隋廢後復置隴西郡唐置渭州天寶初改隴西郡寶應後陷于吐蕃宋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中改通遠軍崇寧中改鞏昌府屬陝西道安定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馬謖襄陽宜城人良之弟王平巴西宕渠人陳倉縣名注見安帝元初四年

**書法**

書伐魏尊漢也街亭之敗馬謖為之書敗績矣復書貶亮其不為賢者諱



何亮自貶也。書曰：詔貶適，所以昭平明之治。何諱焉，故自是止書右將軍亮。

**發明**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主將也。貶官三等，自

請者孔明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于上也。惟孔明身任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貳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豈私於孔明者哉。

夏四月，魏以徐邈為涼州刺史。

**質實**

徐邈，薊人。

能

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乃斬，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

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獻及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

執鞭以見古者跪而推轂之意



遜之老成  
持重可方  
孔明

兵

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戰于石亭遜令桓琮  
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  
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畧盡初獻命賈逵引  
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  
皖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  
吳遣兵斷夾石諸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  
敗路絕進退不能安危之機不及終日今疾  
進出賊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若待  
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而多  
設旗鼓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初逵與休  
不善至是賴逵以**集覽**東關縣名屬梓潼郡  
免魏亦不之罪也按梓潼今潼州府是  
**假黃鉞**鉞大斧也飾之以金故曰黃鉞大都  
督本無黃鉞假與之所以重其威**夾石**夾本

作硤今安慶府桐城北四十里南硤成是按  
吳志呂蒙伐皖魏張遼救之至硤石聞城已  
拔乃就硤石築南硤戍即此**挂車**挂與掛通  
車昌遯反桐城西四十里有挂車鎮鎮有挂  
車嶺柴路柴讀曰砦與寨同先人以奪其心  
先悉薦反左傳宣十二年詩云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注先人為備所以奪敵人之戰心 **正誤**

**東關**今按巢縣有東西二關吳魏相持於此  
濡須山謂之東關又見**集覽**本卷末三國時  
梓潼屬蜀非吳地也**柴**質實周魴陽羨人曹  
路今按柴去聲塞斷也**質實**休沛國譙人操  
之族子**皖**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四年朱桓吳  
縣人**全琮**錢塘人一統志云挂車嶺在安慶



府城西南四十五里東關在廬州府巢縣東南四十里天下有事乃必爭之地吳魏嘗相持於此

**書法**

漢書遣間誘匈奴罪誘之者也此書誘戰何罪敗者也兩軍相向而為所誘以至敗績不可以言智矣綱目書誘戰四詳武帝元光二年而書敗滅者三皆罪敗者也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隆中感奮而起只此兩言

此孔明不即出師主意

時中原粗定蜀之人才向衰孔明所以感慨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



本傳更有未解二段

機會之失全在于此

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存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管先帝兵敗於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殺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

事之預計而成者時會適逢也亮謂成敗非能逆觀是見道之言  
着着有備昭真長于守城者矣

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歷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九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集覽** 曲凡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夏侯授首獻帝末魏夏侯淵與蜀黃忠戰於定軍山淵軍敗被殺秭歸蹉跌章武二年目秭歸擊吳爲吳所敗逆見猶



言豫

**質實**

秭歸縣名注見和帝永元十二年散關注見唐僖宗光啓三年

魏以公孫淵為遼東太守

**質實**

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初公孫康卒子淵幼弟恭立及淵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魏主不從因有是命

吳大司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長有所

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集覽**

陽羨即毘陵也秦屬會稽太康地記陽羨縣本名荆溪吳越間謂荆為楚秦以子楚故改為陽羨羨于綿反料覆料計覆考也傳著猶言虛樁史炤曰傳符遇反著也著直畧反附也望範謂

**質實**

**質實**

一統志云陽羨秦之縣名漢初屬會稽郡後屬吳郡三國

吳時屬吳興郡晉置義興郡隋廢郡改縣曰義興以義鄉國山臨津三縣省入屬常州唐初改鵝州尋改南興州後仍為義興縣屬常州宋改宜興縣元陞為府尋罷為縣後復陞



為州 本朝復為  
縣改屬常州府

**書法**

於是印綬未下書大司馬何子賢也  
苟賢也呂範雖印綬未下而卒書大  
司馬蔡興宗雖未拜而卒書  
中書監皆綱目之特筆也

巳七年

**魏**太和三年  
**吳**黃龍元年

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

陰平復拜丞相

**質實**

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  
二十四年陰平縣名注見

獻帝初  
平四年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  
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

交

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沃權  
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  
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  
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  
衝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  
胡綜作賓友且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  
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遠則謝景究學甄微則  
范慎羊衝私駁之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  
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隘恪  
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衝所言

**集覽**

如張公  
計今已

乞食矣先曹操伐吳張昭勸權迎操唯周瑜  
魯肅請拒之今權故云羊衝衝古文道字甄  
微甄察其微妙之指元遜諸葛恪字子  
嘿顧譚字叔發謝景字孝敬范慎字

**質實**



一統志云顧譚吳郡人邵之子范慎廣陵人胡綜固始人

### 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

吳主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空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上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美之上者晉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義者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

不以權之僭竊先于魏篡逆輕重次第俱得

志滿力怯兩意俱有

之情此皆似是而非也蓋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圖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能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震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集覽無上情謂吳無擊魏之意也獻帝時孫權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質實今亮陳震南陽人孝文卑辭匈奴事在昭故云文帝六年先帝優與吳盟事在昭

烈帝章武二年





賢

吳以張昭為輔吳將軍

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其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昭每朝見辭色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羣臣莫能屈權復思昭遣中使勞問請見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

舉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質實**

武昌今鄂

州是故楚之東鄂也漢置江夏郡領鄂縣獻帝時黃祖為江夏守始於沙羨置屯孫權破黃祖於沙羨遂改武昌釣臺在今壽昌軍北門外大江中紂糟丘酒池殷本紀紂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注太公六韜曰紂為酒池回盤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葦括地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中不進見中間因逆旨故不曾敢進見

**質實**

一統志云武昌即古之鄂邑春秋時楚封鄂王於此又謂之夏汭秦屬南郡漢置江夏郡治沙羨三國時吳分江夏更置武昌郡治武昌縣徙都焉晉以武昌隸江州江夏隸荊州



劉宋於江夏縣置江夏郡兼置郢州梁分置  
 北新州隋平陳改置鄂州大業初為江夏郡  
 唐復為鄂州天寶初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為  
 鄂州屬江南道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代  
 時唐遙改武清軍南唐復為武昌軍宋以鄂  
 州屬荆湖北路元至元中置鄂州路大德中  
 改武昌路 本朝改為武昌府屬湖廣道鈞  
 臺在武昌府武昌縣北門外大江中吳主權  
 嘗駐兵于此槽丘酒池在大名  
 府濬縣西七十二里朝歌城南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

顧私親

此詔有闕  
 國統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  
 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  
 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  
 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導  
 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  
 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  
 宗廟著支子支謂庶孽之  
 于令典集覽多如木之有枝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

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  
 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留武昌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 建興七年 十一



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啓誨騭條時事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且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任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集覽**

建業楚威王置

金陵邑以地有王氣埋金鎮之秦改秣陵吳改建業晉改丹陽唐置江寧府改昇州宋改建康府長於刑長展兩反言當以禮為先也舜命九賢禹平水上棄種百穀契敷五教皋

陶明五刑垂共工益作虞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折衝萬里詩綿篇子曰有禦侮注武臣折衝曰禦侮文中子王道篇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注謂折兵衝也戰國策蘇秦曰百尺之衝折之在席之上信國家之利器信誠然也老子微明章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淳風章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林希逸云利器威權也人世便利之用民多威權則上下不親國

**集覽**

建業郡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秣陵南陽郡名注見秦二

世三年劉廙安衆人西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步騭淮陰人

興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興王之朝  
必慎刑獄  
衰敝之季  
輕殘民命  
頌奏宜加  
三復

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為  
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  
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  
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  
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  
用鄭氏章句尚書衛顛奏刑法者國家之所  
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  
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  
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群等刪  
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  
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  
增於旁章科

**集覽**

悝枯回反決事比猶言斷  
例也此毗至反記王制比  
令為省矣

以成之注已行故  
事曰比疏云例也

**質實**

陳群許人寔孫蕭何  
定漢律注見高帝十

二年馬鄭謂馬融鄭玄注  
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書法**

書作蜚廉桂觀矣武帝元封二年又  
書起四百尺觀矣靈帝光和五年皆

譏也此其書聽訟觀何美之也魏主於是  
能慎罰矣綱目書觀七魏聽訟是年秦聽  
訟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宋總明庚戌年周  
通道陳甲午年皆美也蜚廉桂觀四百尺  
觀望仙觀唐文宗會昌二年皆譏也書律  
博士始此終綱目書律博士二是年隋癸

年 卯



### 十二月築漢樂二城

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築漢城於沔陽樂城於成固

**質實**

沔陽本江夏竟陵縣

諸葛亮築漢城於此隋置沔州唐改復州今改沔陽府成固或作城今興元府城固縣諸葛亮築樂城於此括地志云漢中城固縣故城在今縣東六里

**質實**

一統志云

沔陽漢之縣名屬漢中郡曹魏梁州治沔陽西晉末為氏楊茂搜所據劉宋取之後魏置東益州又分置嶓冢縣西魏屬興州隋廢沔陽改嶓冢曰西縣唐西縣屬梁州宋屬興元府元分西縣置鐸水縣而移沔州治鐸水併西縣入畧陽後又併鐸水入州屬廣元路

本朝改州為縣仍屬漢中府城固漢之縣名屬漢中郡有南北二城舊縣治北城三國蜀漢改樂城縣晉復為城固宋齊梁西魏皆因之隋屬梁州唐初改唐固後復為城固宋元仍舊本朝因之仍屬漢中府

生事窮微足見權之志願已滿

庚戌

八年

**魏**

太和四年

**吳**

春吳發兵浮海求夷洲

洲

吳主權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宜洲欲俘其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



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衆權不聽温等遂行經歲乃還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宜州絕遠不可至得夷洲數千人以歸温等以無功

**坐** **集覽** 桓王孫策也孫權稱尊號追謚爲長沙桓王襲人春秋傳例輕兵曰襲注

掩其不備也

二月魏立即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

党錮之餘習清談之先聲  
以父故容二人得預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爲四聰誕輩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行司徒

品題之中鄙之也

其流弊千古一轍

盈溢也溢美之言也

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僞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執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往來禁奧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獻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集覽** 禁奧隱奧之地也人所不見

**正誤** 按請禁

省深嚴之地也 **質實** 諸葛誕琅邪陽都人亮之兄夏侯玄沛國人尚之子孫資太原



人衛臻陳留襄邑人  
董昭濟陰定陶人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魏師

還

魏曹真以漢人數入請由斜谷伐之魏主獻  
詔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與真會漢中諸將  
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陳群諫曰太祖  
昔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  
猶乏今既無所因而斜谷阻險轉運有鈔截  
之虞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  
并言軍事用度之計獻以群議下真真據之  
遂行丞相亮聞之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

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天大雨三十餘  
日棧道斷絕魏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宜留  
心治道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  
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  
上之心則二敵之釁可坐而待也少府楊阜  
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  
尚憂愍况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  
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  
闕山險已積日矣轉負勞苦所費已多若有  
不繼必違本圖散騎常侍王肅曰前志有之  
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  
謂平途之行軍者也又况深入險阻鑿路而  
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以霖雨山  
坂峻滑眾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之

孔明以蜀  
之險為進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八年

正編

正編



戰退守計  
已據不可  
動搖之基  
惜無人輔  
大業不終  
耳

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  
功夫，戰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  
之所憚也。遠則周武出關而復還，近則武文  
臨江而不濟，豈非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  
乃詔班師。**集覽**：西城，漢中西城縣，漢末置西城郡。  
魏文帝改魏興郡，西魏改金州。赤  
坂，顏師古曰：漢中成固縣地。寰宇記云：在洋  
州東二十里。曰龍亭，棧道。注見周赧王三十  
六年。白魚入舟，注見成帝永始元年。魚烏之  
瑞，**稽閱**，稽謂留止也。閱與礙同。前志有之。古  
者兵書有此語。樵蘇，後爨。採薪曰樵，取草曰  
蘇。言雖有糧，必待樵蘇而後可炊爨。師不宿  
飽，謂師衆無越宿而自飽之理。周武出關復  
還，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

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武文臨江  
不濟，魏武帝進軍濡須口，與吳相守月餘而  
還。文帝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質實**：一統志云：西城，漢之縣  
名，屬漢中郡。東漢末分  
置西城郡。曹魏改魏興郡。梁改為東梁州。西  
魏以其地出金，改名金州。隋復為西城郡。唐  
復為金州。天寶初改為安康郡。乾元初改為  
金州。宋改為昭化軍。屬利州路。元屬興元路。  
本朝因之。改屬漢中府。漢水，注見獻帝建安  
十二年。武威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赤坂  
地名，在漢中府洋縣東二十里。其土色赭，  
故名。李嚴，南陽人。王肅，東海郟人。朗之子。

**書法** 尊漢以寇



**發明** 綱目凡諸侯之於王室夷狄之於中國僭偽之於正統或加兵犯境則書曰寇非此類則不書諸葛孔明左右昭烈為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為主通鑑因之紀年故於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寇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為賊耳綱目既以昭烈紹漢之統故於魏兵犯境書之為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始明固非好為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耳九原可作切謂司馬公光必有取於斯言

### 魏主叡如許昌

吳不在表矣

魏主叡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叡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質實**

許昌縣名注見建興十二年

### 冬十二月吳人攻魏合肥不克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邊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質實**

滿寵昌邑人合肥縣名注見靈帝中平五年

### 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

**質實**

蔣琬長沙湘鄉人

進



賢

通鑑綱目 卷十五

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覽** 公琰 蔣琬 表字

### 吳廷尉監隱蕃作亂伏誅

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書求見。吳主權召入蕃，陳時務，甚有辭觀。權以為廷尉監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皆稱其有王佐才，於是蕃門車馬雲集。潘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等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時人恠之，頃之蕃謀作亂，伏誅。普自殺，據坐

鼎揚子罪 以免後禍

禁其不得 出入止不 與親黨交

禁止，又**集覽**有辭觀通鑑釋文曰：辭說也。觀之乃解。古玩反。後書孟達有才觀，注觀

猶神觀之觀也。楊子修身篇言：重則有法，好重則有觀。注：好重必謹，則舉措可觀。觀去聲。

**翥** 章 庶反 **質實** 朱據 吳人 潘

辛九年 **魏** 太和五年 **吳** 黃龍三年 春二月 吳武陵蠻叛，吳主

### 權遣潘濬擊之

吳武陵五溪蠻叛，吳主權遣太常潘濬討之。武陵太守衛旌奏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濬密使相聞，欲以自託。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表示濬，而免旌官。

**集覽** 旌 字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九年 正編



義與旌同承  
明潘濬表字 **質實** 武陵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三年張九韶曰五溪蠻在

武陵郡謂雄溪楠溪酉溪濠溪辰溪是也

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質實** 祁山注見建興六年 ○自十月

不雨至于三月

**書法** 自秦初書六月不雨至于八月丙寅年其後有書四月至于七月者矣獻

帝興平元年率不過三四月爾於是而書十月至于三月是半年也後此有書正月

不雨至于十月者又甚矣哉宋庚午年西秦終綱目書某月不雨至于某月者六詳

此牛運事在

天象

秦初丙寅年

○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救祁山

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

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淮等徼亮亮破之

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

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

自諒不敵故不戰顧



不忍其笑而取敗何也

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郤追之至木門與亮戰集覽雍郤注見周顯王八年中伏弩而卒郤注見靈帝中平六年亮微與懿通遮也木門地名在天水軍天水縣質實一統志云郭淮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魏延義陽人木門地名在鞏昌府秦州西南一百一十二里此楚軍所以為黥布禽事在高帝十一年

**發明**

司馬懿用兵如神筭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

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軍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勅敵而非脆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畧果有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其說不攻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歎哉

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魏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陛下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蕃休遞上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



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婚媾不通兄弟  
 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  
 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  
 節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則聖  
 世無不蒙施之物矣魏主叡報曰諸國本無  
 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  
 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管蔡放  
 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  
 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夫能使天下  
 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  
 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  
 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  
 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

厥後滅魏  
 者果司馬  
 氏植豈已

見其微耶

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感焉  
 不勝憤懣拜表陳情叡優文荅報而已至是  
 乃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  
 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也朕不  
 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  
 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  
 宮者自如  
 先帝令  
 皇大極中也言注此心於大  
 中之道膏沐之遺遺唯季反文公詩傳曰膏  
 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者左傳哀十四年  
 遺之潘沐注潘浙米汁可以沐頭音芳袁反  
 杜甫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  
 九霄注太平御覽載盧公家範凡臘日上澡  
 豆頭膏面脂口脂管蔡放誅周召作弼管叔

集覽

注心皇極注者心意所主也



鮮蔡叔度周公旦皆武王弟召公奭周之支族武王滅紂並封為諸侯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以成王命誅管叔及蔡叔周召分陝為伯以輔弼成王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也豫州北七十里上蔡縣古蔡國也文公詩傳曰文王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召之采邑周國在岐山之陽今鳳翔府岐山縣是也召國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此地叔魚陷刑叔向贊國叔向名肸姓羊舌氏春秋晉公族叔魚名鮒叔向庶弟也叔向雖不專晉國之政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左傳昭十四年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宣子命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女於

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日雍子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向音享三監之釁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管蔡霍三叔監殷是謂三監武王崩三監叛成王命周公討之三監監古懺反二南之輔文王受命徙都于豐取岐州故地分爵周公召公陝夾輔王室故詩有周南召南取齊者田族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田常分晉者趙魏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六卿正誤皇極今按皇極指人君所為大中仍漢質實一統志云東阿漢之縣名儒之誤也屬東郡晉屬濟北國隋屬





濟北郡唐初屬濟陽郡後屬鄆州宋徙治新  
橋鎮屬東平府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屬  
兗州府

**書法**

綱目周漢之篇書來朝多矣未有書  
令其朝者書令其朝何譏也魏法宗  
室毋得朝覲通往來至是始詔聽朝明年  
正月魏世親親之義亦薄甚矣故終魏之  
世無書來朝  
書令其朝也

**發明**

魏禁錮宗室甚嚴今乃書其令朝明  
年正月豈予之乎許朝明年則前乎  
此未嘗得朝明矣  
正所以說之也

**中軍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

**考異**

軍當作都按  
分注李嚴更

名平亮以為中都護又據四年  
書中都護李嚴此軍字傳錄誤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  
事更各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  
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  
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辨之責  
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  
未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  
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  
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  
獎王室謂正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  
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

後曰平聞  
公亡遂發  
病死觀救  
書語意尚  
不忘情收  
錄此其所  
以感之深  
也



殺馬謖而撫其孤廢李平而錄其子誰人有此忠厚

一誘曹休再誘王陵專用詐謀亦可鄙矣

復通。逝可復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孝起者，陳震也。**集覽**：公蔣琬字季將，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蘇張戰國時蘇秦張儀言語。**質實**：梓潼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八年。**董允**：南郡枝江人，和之子。**蘇張**：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阜陵以候之。凌膽布書請兵

方任方面之任也

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敕留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叡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勲，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叡從之。既至，體氣康彊，乃慰勞遣還。**質實**：王凌，太原祁人，阜陵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元年。



**發明**

兵雖詭道特可用之一陣間至於伐國大事必以正大行之則兵勝而人服今吳人既以僭竊自立名義已索故其用兵攻魏率用盜賊小人之計是以前此書誘敗曹休今此書誘敗魏兵皆以著其詭詐之罪且以見吳人師出無名之失耳何足尚哉

十一月晦日食

壬十年 **魏**太和六年 **春三月魏主叡東巡**

魏主叡幼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號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別

五行之氣有旺有衰此術士之說耳輕信輕動無有是處

侯為之置後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期月而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况欲自往視陵親臨祖載乎願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衰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况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也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哉皆不聽 **集覽** 八歲下殤注見晉孝殤祖載記檀弓上篇主人既祖填池注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白虎通曰祖於庭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年 正編



何奪孝之思也注祖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車  
辭祖禰故為祖載許昌本漢潁川郡長社縣  
魏文帝改名許昌故城

**質實**

一統志云許昌  
本周時許國之

地名秦屬潁川郡漢為韓國尋置許縣屬潁  
川郡東漢末獻帝都於此曹魏改曰許昌晉  
徙潁川郡治此北齊於此置南鄭州後周改  
許州治長社縣隋改縣因潁川州為潁川郡  
唐初復為許州長社縣五代梁置匡國軍唐  
改忠武軍宋陞為潁昌府金復為許州昌武  
軍元為許州屬河南路 本朝  
以長社縣省入改屬開封府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於蒼梧

惟志願已  
清所以出  
言停德肆  
無忌憚

吳主遣周賀等之遼東求馬初虞翻性踈直  
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權嘗  
與羣臣飲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權去翻起  
坐權大怒手劔欲擊之劉基諫曰大王以三  
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  
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  
曰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喻  
於孟德翻由是得免權因赦左右自今酒後  
言殺皆不得殺他日與張昭論神僊翻又指  
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  
積怒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為  
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往恐  
無獲軟諫不敢作表以示呂

**集覽**

三爵爵禮  
飲器也形



如爵可愛一升記玉藻篇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灑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油油悅敬貌以退謂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詩賓之初筵篇三爵不讎矧敢多又左傳宣二年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猛陵縣名

**質實** 劉基平平人繇之子漢宗屬蒼梧郡

康元年交廣蒼梧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元年一統志云猛陵漢之縣名屬蒼梧郡晉屬永平郡隋平陳郡廢置藤州治永平縣大業中州廢復置永平郡唐復為藤州天寶初改感義郡乾元初復為藤州治寧風縣宋徙治靈津縣元因之本朝初改州為縣省鐔津縣

入焉仍屬梧州府

秋九月魏治許昌宮○魏伐遼東不克還擊吳使者斬之

公孫淵數與吳通魏主叡使汝南太守田豫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宐輕伐伐之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委質不乏職貢而議者先之正使克之無益於國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時吳遣將軍周賀乘





海求馬於淵，豫以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赴成山，遂輒以兵據之。賀等還至，遇風，豫勒兵擊斬之。權始思翻言，召之，會卒，以其喪還。

**集覽**

成山東濱海，在萊州東，屬盤陽路。

**質實**

一統志云：田豫，漁陽雍奴人。成山在登州府文登縣南一百二十里。海濱，史記

秦始皇過黃腫窮成山，漢武帝幸東海，作朱鴈之歌，拜日於成山，即此。

**書法**

魏書伐何淵，受魏官也。於是數與吳通，故一書伐。

退

### 魏以劉曄為大鴻臚

魏侍中劉曄為魏主叡所親重，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

劉曄反覆  
變詐使人  
莫測自謂  
工巧矣而  
卒為人所  
窺身敗名  
滅不亦愚  
甚哉

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叡曰：曄與吾言可矣。暨曰：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曄終不言，後因獨見，責叡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眯夢漏泄為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叡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徙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



矣獻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  
為大鴻臚以憂死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  
矣曄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  
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壽春  
質實 劉曄 淮南

### 吳人擊魏廬江不克

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為宐速救之蒲寵  
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况賊舍船  
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宐聽  
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宐口  
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  
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

### 兵

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  
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  
更宐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  
倚其歸路於計為便蔣濟以為如此既示天  
下以弱且望賊烟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  
拔一至於此劫畧無限必以淮北為守矣魏  
主獻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  
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  
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遠水  
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  
策為長乃  
報聽之  
集覽 孫子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  
吳王闔廬用以為將作兵法

十三  
質實 廬江郡名注見景帝五年孫武注  
見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趙咨南



陽人

癸丑 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

井中二月魏主叡往觀之

**集覽**

摩陂在古邾鄆 魏明帝以龍見

改名龍陂晉為河南縣

**書法**

觀龍不書據晉武帝太康五年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不書此何以書遠

也故特書往

**發明**

龍在天之物而見於井中其殆芬髦失位之兆乎叡往觀之不知警省故

書以示譏

○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等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為燕王舉朝皆諫以為淵未可信但可遣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反覆難昭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曰臣雖



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稱疾不朝，權土塞其門，昭於內以土封之。

夏閏五月朔日食○六月魏洛陽宮鞠室災○

公孫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為樂浪公。

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於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令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陸遜上疏曰：「陛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

斯三虜者，當世雄傑，而皆摧其鋒矣。方將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乃不忍小忿，而輕萬乘之重，違垂堂之戒，此臣之所惑也。臣聞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今疆寇在境，荒服未庭，乃遠惜遼東之衆，與馬而捐江東萬安之業乎？僕射薛綜尚書陸瑁亦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所以越海求馬於淵者，為此故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若淵徂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其不然，畏威遠遊，使天誅稽於朔野。」



塞門燒門  
視同奴隸  
權其老悖  
耶

位宮句驪  
王名

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乃止，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權忽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以恐之，昭亦不出，乃滅火，駐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乃朝會，初彌等至襄平，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六十人置玄菟，旦等議曰：「吾觀此郡形勢甚弱，若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耻，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於是陰相結約，未發，為人所告，旦等皆走。時羣病疽，創著，不能前，乃推旦、彊使前，德留守羣，采菜果食之。旦、彊行數日，得達句驪，因宣權詔於其主位宮。位宮即使人迎羣、德，并遣還吳，奉表稱臣。旦等至吳，皆拜牧

尉

**集覽**

為鼠子所前却，呼淵曰鼠子，憎賤之也。前却，軒輕之義，言為淵所侮。沓渚

沓水名，遼東有沓氏邑。

**質實**

樂浪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三年。

烏林，峰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年。西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荆州，注見獻帝建安

十二年。薛綜，沛郡竹邑人。陸埶，吳郡人。遜之弟。襄平，縣名，注見秦王政三年。玄菟，郡名，注

見武帝元封三年。句驪，東夷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

###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不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



必於衆中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斫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集覽**

新城合肥新城

**質實** 新城注見延熙十六年肥水詳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 以馬忠為庾隆都督

庾隆都督張翼用法嚴，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集覽**庾隆都督按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南中八郡志**

足愧弛担委咎者

庾隆本南中地名，音來絳，武侯征南中，因以名官，即罷，即就而伏罪。**質實**張翼武陽

人馬忠閩中人

###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集覽**木牛流馬武侯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出軍至祁山，始

以木牛運，後出斜谷，以流馬運，杜佑通典注按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其木牛法，方腹曲脰，一股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特行者數十里，群

鞠躬盡瘁固孔明之本願

餉



行者三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其流馬法，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經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板，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

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鞅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鞅居言反弓。  
**質實** 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衣也。

三月魏山陽公卒

**考證**

下當分注謚曰漢孝獻皇帝。○謹按凡例曰凡

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歿者，書卒而注其謚後倣此。  
**質實** 山陽國名，注見建安二十五年。

魏主叡素服發喪，山陽傳國，至晉永嘉中乃為胡寇所滅。

失其尊位  
貶而書卒



**書法**

山陽公自廢至是十五年矣於是書卒書魏山陽公美存厚也陳留卒書姓名山陽則曷為不書漢帝故不忍書也然則安樂公非帝乎安樂異世非漢比也是故山陽公不書姓名唐鄴公不書姓名自魏山陽公十五年卒其後晉安樂公劉禪八年卒歸命侯孫皓四年卒陳留王曹奐三十八年卒魏啓之也山陽傳國至晉永嘉始為胡寇所滅魏於前代可謂厚矣終綱目滅國之君書卒六山陽晉安樂歸命陳留陳叔寶後唐楊溥書薨一唐鄴公

天象

夏四月魏大疫崇華殿災○丞相亮進軍渭南

餉

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吳**

上條夏字  
上漏園子

懿實患孔明屯五丈原計為此語以安衆心

孔明為久駐之計而不問魏師之攻屯兵雜耕而民不為苦雖

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淮濱居民之間而

**集覽**

武功縣名屬扶風括地志云雍縣南



謂王者之師可矣

七里故釐城一名武功在渭水南蓋屋縣西界今乾州武功縣是五丈原在扶風郿縣域中質實郿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渭水注見高帝五年一統志云武功秦之縣名以武功山水為名舊在郿縣境東漢徙治古釐城晉屬始平稷後魏改美陽縣後周復為武功縣唐改屬京兆府五代唐時屬鳳翔府尋還屬京兆府宋割屬醴州金改為武亭縣元復為武功縣屬乾州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五丈原在鳳翔府郿縣西三十里漢諸葛亮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兵即此處北山注見文帝三年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却之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眾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蒲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空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騎常侍劉邵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震怖遁走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救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

魏扼吳漢三險



示之以暇  
以鎮人心

兵

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敵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為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憫，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集覽**

葑豆，葑蕒菁也。豆，菽也。

**質寶**

一統志云：巢湖在廬州府巢縣西一十五里，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港必大。

小三百六十，占合肥舒城廬江巢四邑之境。漢永平中，湖嘗出黃金，郡國志昔有巫言居巢縣門石龜口出血，當陷為湖，未幾有人以豬血戲塗之，巫見之驚走，地果陷，又青瑣高議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溝有巨魚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獨一姥素好善，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不食其肉，吾將厚報之。」東門石龜日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是急登山而城陷為湖。江夏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沔口注同上年，襄陽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二年

正

正續



年淮南國淮陰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元年劉  
邵邳鄆人諸葛瑾琅邪陽都人亮之兄新市  
地名注見新莽地皇三年安陸縣名注見新  
莽地皇二年石陽漢之縣名屬江夏郡東漢  
廢之故城在黃州府黃陂縣西吳征江夏圍  
石陽不克而還即此孫韶富春人本姓俞孫  
策愛之賜孫  
姓列之屬籍

八月魏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 **質實** 一統志云  
禪陵在懷

慶府修武縣北葬漢獻  
帝以其禪位于魏故名

**書法** 書魏葬予存厚也終綱目滅國之君  
書葬五山陽公晉陳留王宋晉恭帝

陳梁孝元帝石晉故唐主  
惟晉恭帝弒書葬故說之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

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考證** 擊斬當  
作討誅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幘婦人之服懿  
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  
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  
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眾耳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  
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  
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  
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敢食不至數升懿告

懿每以不  
戰制漢是  
其長也而  
激之輒怒  
是以終亮  
之世不能  
勝漢  
其所畏忌  
者惟亮



時年五十四天不祚漢也傷哉

兵

延意欲出褒下循秦嶺間道達

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宐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荅八月夢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策贈印綬謚曰忠武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

長安此實定計

驟與係于重歟人顧不

處分井井

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已才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唯儀不假借延以為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嘗有鳴吠之益然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諸君憤憤獨不知慮此乎禕曰儀延不協起於私忿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軍即自發亮一夢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



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案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先歸燒絕閣道與儀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蔣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此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也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長史張

再叙清廉  
素志

身死不怨  
罰當其罪  
人自心感  
冀其收復

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執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陳壽曰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怏怏怨謗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鑿齒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  
 怨言。聖人以爲難。亮使廖立番注。李嚴致死。  
 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  
 鑑至明。而醜者凶。怒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  
 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  
 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  
 怒。天下有  
 不服者乎。  
 質實  
 巾幘。幘古獲反。婦人喪冠也。以巾上覆髮。如帕之類。又音  
 古對反。續漢輿服志。夫人紺繒幘。釋名。皇后  
 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八陣圖。武侯八陣  
 圖。凡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  
 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  
 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  
 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

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  
 雲八陣。附地。合爲八陣。天衡併前後衝二十  
 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衝  
 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遊兵二十  
 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  
 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  
 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  
 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  
 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  
 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  
 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  
 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  
 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  
 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按漢禮儀。至立秋之日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二年 正編



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則是古有之非武侯創為也方輿勝覽及少陵詩注與此別今未暇錄不假借不以温辭悅色禮下之也假借並去聲混一函夏猶言混一中原也函謂函谷關關之東為中夏故曰函夏見在府見讀曰現府謂行軍之幕府羽檄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按此言則是以鳥羽插於檄曰羽檄以示疾速若飛策後人策料後之人必不復收錄我也

**正誤**

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

**質實**

一統志云楊儀襄陽人文偉費禕表

還莖今按吾自見在當為句府字屬下句字諸葛武侯八陣圖凡三一在成都府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

至今帝城西魚復洲中或為人所散亂及為夏水漂沒水退復聚如故杜甫所謂江流石不轉非誕語也公真神人也哉

陣法也一在夔州府城南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漢中府沔縣東南一十里定軍山下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其陣聚細石為之各高五尺皆布列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間南北巷悉方廣五尺各六十四聚或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水退復如故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聚晉桓温伐蜀經之以為常山蛇勢潼關注見獻帝建安十六年費禕江夏人南谷口未詳處所唯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五里有南谷山未知是是否黥韓謂黥布韓信管蕭謂管仲蕭何赤岸未詳處所唯漢中府城西有赤崖乃諸葛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師燒壞赤崖以此閣道即此未知此處是是否張裔成都人



長水校尉注見順帝陽嘉二年廖立武陵人汶山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書法** 凡書卒于軍嘉死事也故具官爵姓亮自書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至是凡

五書伐魏一書戰街亭敗績二書圍陳倉斬其將三書拔武都陰平四書敗司馬懿殺張郃於是書進軍書屯田皆可紀也唯街亭一敗馬謖之罪耳亮方為足食計而以卒于軍書矣綱目書卒于軍八未有以丞相書者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軍國之可痛深矣此綱目所甚惜也自是至晉諸臣卒具官爵者十二人諸葛亮司馬孚司馬攸張軌溫嶠陶侃王導郗鑒何充謝安袁宏桓冲○書軍還可矣書楊儀

何嘉儀也於是新喪元帥全軍而歸儀可謂能權矣

**發明** 嗚呼亮自經畧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

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巾幘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為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于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歿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



視曹馬輩欺孤弱寡，狐媚以取人家國者。曾大疑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噫。

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

統國事。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群僚之右，既無威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

衆望漸服。**質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不剛不柔  
善乎辭令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乘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永安，以備非常。預至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質實**宗預，南陽權嘉其抗直，禮之。亞於鄧芝。**質實**安衆人，巴丘山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五年。永安縣名，注見昭烈帝章武二年。白帝城名，注見獻帝建安十年。

吳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自求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陽地執險阻，與



父子莫若

天象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尚氣仗兵野逸時覩間隙出為寇盜戰則讎至敗則鳥竄自前世所不能霸皆以恪計為難恪父瑾聞之亦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權乃拜為丹陽守使行其策

**質實**

諸葛恪琅邪陽都人瑾之子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會稽郡名注見

和帝永元元年吳郡注見獻帝建安五年新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番陽郡名注

見秦二世二年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吳潘濬平武陵蠻

**實**

潘濬武陵人武陵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三年

乙卯

十三年

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

春正月魏太后郭氏卒

魏主叡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由是太后以憂卒

**書法**

不書以憂卒何罪不在魏主也

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自殺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于聲色後軍師費禕往慰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三年

正編

正編



不出吳主  
所料

終孔明之  
世無自殺  
者惟其廢  
置之當也

進

曹氏無積  
累之德故  
一傳而奢  
侈疊見不  
納忠言宜  
世祚之不

承也

魏主種種  
夫德其得

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  
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禕密表其言詔廢為  
民徙漢嘉  
**集覽** 落度不得志  
郡自殺 貌度音鐸  
**質實** 一統志云  
之縣名屬蜀郡晉於縣置漢嘉郡元  
魏廢之故址在雅州名山縣境內

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

書令○魏作洛陽宮

魏主叡好上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  
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  
農桑失業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  
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

境有事乎昔劉備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  
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  
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叡答曰王業宮室  
亦宜並立滅賊之後豈可復興役邪此君之  
職蕭何之大畧也羣曰昔漢祖已滅項羽宮  
室焚燒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  
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  
同也且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王者莫之  
敢違若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屈若卓  
然回意亦非臣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  
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群臣曰鍾  
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  
蓋為百姓也叡為之少省○叡耽于內寵自  
貴人以下至掖庭洒掃凡數千人廷尉高柔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三年

正編

正編



緩于亡者  
思臣夾輔  
之力也

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則益斯之徵可庶而致矣獻報之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柔復上疏曰百姓供役田者既減復有鹿暴所傷不貲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畧無所入方今天下生財者少而糜鹿之損者多請除其禁○獻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獻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

但能優容  
不能改革  
何益

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作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殷周為法桀紂楚秦為戒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斯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獻感其忠手筆詔答獻常著襦被縹綾半袖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獻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而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獻愈嚴憚之○散騎



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  
 恤病以雪仇今二敵强盛當身不除百世之  
 責也以陛下神武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  
 爲無難矣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  
 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  
 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  
 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  
 敝留意舟水之喻漢文之時唯有同姓諸侯  
 賈誼憂之以爲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  
 寇賊未殄猛將擁兵簡之則無以應敵久之  
 則難以遺後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僕射衛臻奏  
 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  
 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

詳魏主數  
 十事直是  
 不能剛決  
 者耳優容  
 之稱猶是  
 溢美

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  
 若又縱之懼羣司遂將越職以至陵夷矣尚  
 書孫禮固請罷役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  
 監者復奏留一月禮徑至作所稱詔罷之獻  
 雖不能盡用直  
 言然皆優容之  
 集覽 堯尚茅茨史記堯之有  
 不翦注以茅覆屋曰茨堂崇三尺度以九筵  
 周禮冬官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  
 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注重  
 屋王宮正堂也崇高也明堂明政教之堂筵  
 席也每筵長九尺謂東西之廣爲八丈一尺  
 南北之廣爲六丈三尺著裙著服之也裙小  
 兒及蠻夷之頭衣被縹綾半袖被衣之也縹  
 普沼反青白色也半袖短袂衣國家天子之



稱也注見武帝元光五年勾踐養胎以待用先是吳伐越越王勾踐保棲會稽後吳赦越勾踐反國遂令國中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將免身者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生子三孤以乳母其子欲仕量其居好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後卒伐吳而滅之見吳越春秋昭王恤病以雪仇先是齊伐燕殺燕君噲其太子平立是為昭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後國內殷富士卒皆樂戰遂使樂毅伐齊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吾人以水喻民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

而不至矣又見孔子家語六本篇東野子之御孔子家語顏回篇魯定公問顏回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後三日牧來新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廢公聞之召回問曰子謂其馬將佚奚以知之回曰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不窮民力造父巧於使馬不窮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進不已臣是以知之且聞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又荀子哀公篇佚作失注失讀曰逸犇逸也御體作銜體注  
**質實** 高柔陳留圉人螽斯之徵





螽斯蝗屬詩國風篇螽斯羽詵詵兮爾子孫  
 振振兮〔梁陽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北芒山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孟津注見帝立更始二年〔鹿臺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阿房宮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五年〔章華臺名注見武帝建元五年〔王基曲城人〔衛臻陳留襄邑人〔孫禮涿郡人〔蘭臺注見章帝元和元年漢明帝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事在永平三年

**書法**

魏主叡即位九年書大營宮室立聽訟觀治許昌宮用民多矣去年書崇華殿災天意亦可知也於是又作洛陽宮焉其連天戒亦甚矣繼有崇華殿災之書

天象

### 秋七月魏崇華殿災

魏主叡以殿災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起也又詔問隆漢相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今宜罷遣民役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有所立作則蕞莆嘉禾必生其地矣

**集覽**

漢相梁災

漢武太初元年相梁臺災遂作建章宮以厭勝之〔厭之〕厭益涉反禳也勝服也〔蕞莆〕音囊



甫白虎通曰瑞草也王者孝道至則蓬蒿生  
管堯之時生於庖厨葉大於門不搖自搗餼  
食以助供

**質實**

高堂隆泰山平陽人

**書法**

一崇華也兩年兩災天戒凜凜然矣綱目悉書之所以戒土木也

### 八月魏立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

魏主叡無子養二王為已子宮省事秘莫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 魏復立崇華殿

魏主叡復立崇華殿更名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

代曹

諷諫婉切

釋之救弊

士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作者三四萬人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  
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  
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  
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  
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叡性  
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  
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  
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  
願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汗宮掖而為  
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  
重之管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  
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三年 正編



一時反開  
輕殺之實  
駁正是

通鑑綱目

卷十五

五

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集覽**

司南車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起大霧。將士不知所之。帝遂作

指南車。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失歸路。周公錫駢車以指南。後其器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其器無傳。宋武平長安得此車。而製不精。祖冲之復造之。後魏太武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又命馬岳造。垂成而為善明鳩死。其法遂絕。唐元和中。典作金公元以是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以備法。駕晉志云。刻木為仙人。衣以羽衣。立車上。車雖回轉。而手常指南。大駕出。為先導之乘。以正四方。

**質實**

穀水注見唐閔帝應順元年。漢

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云云。事在文帝三年。

**書法**

前再書崇華殿災矣。於是再立逆天戒。孰甚焉。故書復。玄宗更集。僊為集

賢則書集賢。唐開元十三年。於是更名九龍殿。則曷為不書。不書九龍。書崇華。所以著其逆天戒也。是故秦不恤人怨。而作阿房。則書復。秦二世元年。魏不畏天戒。而立崇華。則書復。是年終綱目。作宮殿書復者二而已。

冬十月魏中山王袞卒。

**質實**

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

賢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三年

正編

正編



賢

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鄰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懼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遂卒。

### 魏殺鮮卑軻比能

先是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杜根以叛，殺魏將軍蘇尚、董弼二人，遂走幕北。復殺步杜根。至是，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之。種落離散，邊陲遂安。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

德四年

### 魏張掖浦石負圖

天明垂絕  
魏之旨顧  
以班示魏  
廷其無人  
哉

張掖柳谷口水溢，浦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以問鉅鹿張

**集覽**

犧牛宗廟之牲也。色純曰犧。璜

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璜，半璧，佩下之飾也。玦，亦玉佩，如環而有缺，任令鉅鹿郡任縣之令任音壬。質實



之後魏改張掖軍尋改軍為郡又置西涼州  
西魏更名甘州取州東甘浚山泉味甘冽為  
名周復為張掖郡唐初為甘州天寶初復為  
郡乾元初復為甘州宋初為西夏所據改鎮  
夷郡又改宣德府元改甘肅路尋改甘州路  
本朝初為甘肅衛尋分置甘州左右中前後  
三衛隸陝西行都指揮使司任漢之縣各屬  
廣平國東漢屬鉅鹿郡晉屬廣平郡後趙石  
氏改置苑鄉縣尋改為清苑縣屬襄國郡隋  
初復改為任縣屬邢州後省之唐復置宋省  
入南和尋復改屬信德府金屬邢州元省入  
邢臺縣尋復置屬順德路 本朝因之改屬  
順德府鉅鹿郡名注  
見靈帝中平元年

**書法** 有書隕石者矣有書立石者矣未有  
書涌石者涌石負圖而文曰大討曹  
天之棄曹氏也決矣而詔頒天下以為嘉  
瑞亦愚矣哉終綱目書隕石十二石立二  
書涌石  
一而已

魏以馬易珍物於吳

魏主叡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  
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  
焉與之

**書法** 前書徵珍物譏玩物也至以有  
用易無用書曰以馬易甚譏之

困民力并  
戰具其不  
即亡者倖  
耳



丙辰十四年 魏青龍四年 吳嘉禾五年 春吳鑄大錢

一當五百

**書法** 書大錢何譏也於是書大錢一當五百失輕重之中矣書大錢始此終綱

目書大錢六是年延熙元年吳丁亥年宋唐肅宗乾元元年二年五代己未年唐

### 二月吳婁侯張昭卒

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權以下皆憚之卒年八十一遺令幅巾素冠歛以時服

**實** 一統志云婁秦之縣名屬會稽郡漢初因之東漢及魏晉皆屬吳郡隋省唐始置華

亭縣屬蘇州五代晉時屬秀州宋改秀州為嘉興府而華亭仍為屬邑元陞縣為華亭府

隸嘉興路尋改為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故名 本朝因之直隸京師

夏四月帝如湔觀汶水旬日而還 **集覽** 如湔觀汶水如

往也地理志蜀郡有湔縣湔水出玉壘山按玉壘山又在汶山郡汶川縣東汶江在焉 **質**

**實** 一統志云湔漢之縣名屬廣漢郡晉併入漢州故城在成都府城東北一百二十三里汶

水在成都府城南七里乃蜀守李冰所穿之江通成都皆可行舟溉田萬頃

**書法** 凡書觀譏也旬日而還甚譏之也是故桓帝之幸焉石府書留歛十日後





主之觀汶水至旬日而還皆譏之譏也

**發明**

觀魚于棠春秋特筆以譏之丞相亮卒至是未及再期而後帝所為已若

此書觀汶水旬日而還則其慢弃國政遠事逸遊忽社稷之重縱耳目之慾而當時大臣亦無能諫止其惡其失皆具見於直筆之間矣雖無緣崖之寇尚能久有其國乎

○武都氏王苻健降

**質實**

武都氏注見武帝元鼎六年武都郡

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

此即前秦首見于策○此見諸氏先有苻天象

後宮之費極其踰侈

魏高堂隆上疏曰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今郊廟未定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資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重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宐有忽以重天怒魏主叡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叡意乃解毓植之子也

**集覽**

有星孛于大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注大辰房心尾也公羊傳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注大火謂心左傳心為大火是也伐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



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北  
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心伐所在故曰  
亦也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為亭榭者  
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也又有星亭于東  
方注見武帝元封元年采椽太史公自序曰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采  
椽不刮正義曰採取木為椽楠不刮削也單  
宮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夏癸夏帝  
履癸天下謂之夏桀商辛  
**正誤**采椽今按史  
商帝辛天下謂之商紂  
**質實**盧毓涿  
郡涿人  
也漢書作採注  
柞木也即櫟木

**書法**

元封之元嘗書又亭矣然書秋不書  
月則同時也未有同月書又亭者一

月再亭甚大異也終綱目書亭不一三國  
書又亭者再若其一月再亭則是年而已  
矣

魏司空陳羣卒

可惜有此  
真實忠愛  
而忘情漢  
室甘輔篡  
魏何哉

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  
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  
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楊  
阜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  
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  
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人臣直詆其君之非  
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若陳群  
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



上外人不知君子謂  
羣於是乎長者矣

###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時司馬懿以兖州刺史王和應選和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艸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

其議可勒  
藏銘厥後  
沈不忠于  
高貴卿公  
渾與王濬  
爭平吳功  
績未見恪  
遵先訓負  
慚多矣

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

**質實**

兖州注見獻帝  
興平二年王和

晉陽人

丁巳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  
吳嘉禾六年

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

三代改正  
俱因五德  
之衰莊今  
以龍見而  
改何其輕  
率

月為夏四月

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魏主獻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服色尚黃牲用白

**書法**

建丑也然則書以三月為四月可矣書夏四月何譏非古也三代改正不

通鑑綱目

卷之五十五 漢後上 禪建興十五年

正編

正編



改月數。漢初承秦建亥。書冬十月。則秦漢雖改正。而其為冬自若也。今改月數。以三為四。末論也。而以春為夏。是變易四時之實矣。故書夏譏之。終綱目書改正五。詳始

皇二十六年

天象

### 夏六月魏地震

**書法**

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漢世居九十。十年不書地震。至晉武太康九年而後書。迄綱目之終。所書亦不過當十之一。豈地道之安其常哉。記注蓋多畧矣。

### ○魏以陳矯為司徒

不欲以固寵貽父憂賢哉子也

有忌諱則傾陷之計得行妨賢害政莫此為甚

矯初為尚書令。劉曄嘗譖之。矯懼。其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挾摛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不依詔。抵罪。矯當連坐。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至於政事損益。亦有所嫌。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



使士君子  
何顏居職

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懇大臣遂將容  
身保位。坐觀得失也。昔周公戒魯侯曰。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  
臣則不可不用也。故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  
能者不得處非其任。今陛下於群臣。知其不  
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  
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  
亦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不  
密。人事請屬不絕。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  
守寺門。斯未得為禁之本也。晉漢安帝時。少  
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奏劾。  
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  
司默然。蓋陛下自無必行之器。以絕阿黨之  
原耳。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

看破司馬  
氏心爭

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  
不考其終始。必以違眾忤世為奉公。密行白  
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不能此邪。誠顧  
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  
主之所最疾者也。陛下何樂焉。怨。畿之子也。  
○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  
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  
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  
而反。叡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  
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覽**怨乎不以句絕以用也。密  
行白人。秘密也。白告說也。**正誤**罰當關不  
依詔。今按  
東觀漢記。汝郁徵詣公車臺。遣兩當關扶入。  
文選。絕交書注。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



呼人使起此言尚書左丞曹璠行罰於當關之人而不依詔令故廉昭奏其罪陳矯為尚

書令當質實陳矯東陽人郭躬陽翟人杜畿杜陵人

### 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

魏有司奏以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君魏之群司於是

乎失正矣

### 秋七月魏擊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

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叡欲討之以毋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

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諫曰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

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妄矣不聽使儉率諸軍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

發兵逆儉於遼隧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

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集覽毋丘複姓顏

曼丘本是一姓語有慢急耳毋音無遼質實

遂縣名屬遼東郡遂本作隊然亦音遂一統志云毋丘儉聞喜人遼隧漢初縣名屬渤海郡晉因之隋以後俱為永豐縣遼改仙



鄉縣金廢之故城在遼東海州衛西六十里  
三國魏時公孫淵裨將拒司馬懿即此處

皇后張氏崩 **考異** 下當補書葬敬哀皇后于南陵 ○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

后特葬曰葬某謚皇后于某陵陳壽志云 ○九  
後主敬哀皇后建興十五年薨葬南陵

月魏大水 ○魏主叡殺其后毛氏

郭夫人有寵於魏主叡毛后愛弛叡遊後園  
曲宴極樂夫人請延皇后叡不許因禁左右  
不得宣毛后知之明日謂叡曰昨遊北園  
樂乎叡以左右泄之殺十餘人因賜后死  
**書法** 魏嘗書殺夫人甄氏矣不斥魏主不  
於是而斥魏主叡何甚叡也毛氏不

曲宴猶言  
私宴也以  
一問而殺  
后殺左右  
殘虐均于  
桀紂矣

得與宴薄有問焉常情也而歿之賜叡亦  
忍甚矣哉綱目書殺其后二是年毛氏晉  
穆帝永和十一年秦梁氏廢而殺之三  
詳桓帝延熹八年為人所殺不與焉

冬十月魏營圓方丘南北郊

魏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  
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  
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天神於南郊以  
武帝配祭地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集覽** 圓方丘南北郊羣  
書考索曰古者祀  
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圓丘者南郊之丘也丘  
圓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

魏之改正  
行禘俱不  
數之古禮



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  
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  
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  
坎也以之瘞埋言泰壇則自然之丘言泰折  
則人爲之壇也祭禮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  
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宗廟之禮禘  
禮禮記祭法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注此  
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續漢書三年一禘禘  
以冬十月五年一禘禘以夏四月原流至論  
曰論禘禘之義者鄭玄謂禘大於禘王肅謂  
禘大於禘賈逵謂一祭二名此諸儒之說異  
同也然禘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  
合食于太祖非唯天子有禘而諸侯皆得有  
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如禮記祭法唯天

子有禘而諸侯不得有禘此禘尊禘卑誠萬  
世常行之典鄭賈說皆非也又禘祭注見平  
帝元始五年地祇說文地神提出萬物者  
也祇字古作示禮大宗伯掌地示之禮

**實** 一統志云委粟山在河南府城東三十里  
魏明帝景初間營爲圓丘至今形制尚存

**書法** 圓方丘澤高下之義古也皆取諸丘  
非矣既立圓方丘又有南北郊益非

矣故書譏之下書晉并圓方丘  
之祀於南北郊善晉也丙戌年

### 吳以諸葛恪爲威北將軍

恪至丹陽移書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界明立  
部伍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五年 正編



川隊斬仇  
法得招携之

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平民屯居畧無所犯於是山民飢窮稍稍自首恪復厚慰撫之敕下不得拘執曰陽長胡伉得舊惡民困迫暫出者縛送府恪以伉違教斬以徇民間聞之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權嘉其功拜為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集覽**

**正誤**

句絕令屯居於內地也曰陽索從化平隱曰曰音菊縣名屬丹陽郡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今按當於居字句絕乃內屬下句內當音納三國志諸葛恪傳作乃分

**質實**

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都鄉縣名注見章帝章和二

年廬江郡名注見景帝五年一統志云皖口地名在安慶府城西一十里一名山口镇

### 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

魏主叡徙長安鍾簾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

公卿負土  
曠古異事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 禪建興十五年

突

正編



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蘇。臣有八子，死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獻曰：尋不長矣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書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取亡國不度之器，以傷德政，非所以典禮樂之和，保承明之休也。况今吳蜀欲與中國爭衡，若有人來告權禪，茲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尊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惡其如此，而為國憂乎？若告者曰：彼並為無道，崇侈無度，重其賦歛，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

知其可懼  
而不能痛  
改亡徵也

自謂不亡。然後至于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于不亡。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思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俸祿稍見折減，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管，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矣。獻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異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綉，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當今宜計較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休，侈靡

通鑑綱目 卷之五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五年 正編



其淨惡過  
于桀紂

日崇。祭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靡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太子舍人張茂上書曰。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縣官以配士為名。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夫君天下而不得萬姓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日費千金。而後庭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其費半軍。加以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

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賊之心矣。皆不聽

**集覽**

鍾簾。簾與鏤通。注見秦始皇

皇二十六年。橐佗。始皇所鑄銅橐駝也。銅駝。注見晉惠帝太安元年。銅人。即始皇所鑄金人。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酈道元云。魏文帝徙咸陽。金人十二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即與明帝所徙銅人。事畧同。竟未詳其旨。承露盤。漢武作柏梁臺。金莖銅柱。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生。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穿方。顏師古曰。穿。治也。古謂掘地為坑。曰方。今荆楚俗。土工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故曰穿方。前書尹賞傳。修治長安獄。穿治方深。各數丈。易心而度。易更改也。度。謀也。折



減折音舌耗也錄奪士女錄收拾也奪攘取也士女軍士之女園在河南府城東北隅乃魏明帝所建齊王芳改為鞏林園

**質實**

一統志云芳林

**書法**

秦鑄金人不書此其書何秦不足責踵秦者可責也故靈帝鑄銅人則書

中平二年魏鑄銅人則書是年書起土山何譏勞民也書起土山始此終綱目書起

土山二是年丙戌年宋

**發明**

魏叡承業以來土木之工不已今又鑄銅人起土山綱目皆詳書于冊所

以為後世侈靡者之戒也

###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

正辭勳于昏主明戒驗于身後隆無媿于臣誼矣

逆知司馬氏之情故諄切言之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空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基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陳壽曰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



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集覽**

口占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口占占章豔反癸辛注

見建興十四年紂梟白旗梟掛首木上也武王伐紂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縣於大白之旗故曰梟桀放鳴條放逐也鳴條地名湯放桀戰于鳴條之野蔡氏書傳曰鳴條在安邑西按安邑桀都也異類之鳥黃初四年有鵠鳴鳥集于靈芝地鷹揚之臣指司馬懿也鷹揚注見桓帝延熹元年熹時時丈里反立也兵宐如棊之布立俾魏祖虞隆以曹氏世系出自虞舜鳴條岡名注見桓帝永興元年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正此謂也

三國浮華實甚然魏主嫉士之驚名而未見有一實政欲下之從今不從好難矣崔杜責成于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止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若大臣能任職則孰敢不肅焉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也然其法可粗依其文難備舉蓋世

通鑑綱目卷之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五年 正編



入良有見也

通鑑綱目

卷十五

三

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當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于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焉有守職辦課而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執，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制末程，國畧不崇而先考

叔季之弊如出一轍

重問心極得察吏源本

課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竟不行。司馬公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糺，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益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於人而決之在已，雖求於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逃矣。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苟親貴不能而任職，疎賤賢才而見遺，所喜好者敗官不去，所怒惡者有功不錄，則雖復為之善法，而繁其條目，又安能得其真乎？或曰：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五年

三

正編



責效久任  
之宜玩此

陟人君豈能獨任其事哉曰凡為人上者不  
特人君而已公卿刺史太守各用此道以考  
察黜陟其在下之人而為人君者亦用此道  
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則奚煩勞之有  
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  
之耳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  
而責成遠故鯨之治水九載弗成然後治其  
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若房  
邵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  
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初衛臻典選舉蔣  
濟遺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文拔漁  
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  
用臻曰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  
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

起矣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  
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  
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  
**集覽** 夷陵言  
是才不中器也時人照其言  
**集覽** 法度類  
替若丘陵之漸平蝦古雅反漢祖遇亡虜為  
上將遇待也韓信先事項羽後亡歸漢故曰  
亡虜高祖拜為大將周文拔漁父為太師拔  
擢也姜太公避紂居東海聞文王作興遂西  
釣渭濱文王出獵而遇之載歸而用以為師  
同牧野於成康周成王康王太平之世難同  
武王伐紂戰於牧野時喻斷蛇於文景漢文  
帝景帝守成之主不比高帝斬蛇之時中器  
中去聲當也

**質實**

崔材東武城人傳  
蝦北地泥陽人

通鑑綱目 卷之五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五年 正編



遼東嘗受  
魏之封侯

馬懿擊遼東

**考異**

提要擊  
作伐

戊午

**延熙**元年

**魏**

景初二年  
吳赤烏元年

春正月魏遣太尉司

均然有成  
畫于胸中

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兵多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

羊術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之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吳主權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集覽**要其成。要約成和也。報雪曩事。報雪謂報讎雪耻也。曩事。曩日之事也。先公孫淵稱臣於吳。吳遣使拜為燕王。使至俱被殺。**質實**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襄平縣名。注同上。

二月魏以韓暨為司徒



矢志不臣  
二姓魏亦  
豈能用之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十五

魏主叡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叡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暨為之。  
**質實**  
管寧

朱虛人韓暨  
南陽堵陽人

立皇后張氏

**考證**

當作立貴人張氏為皇后。○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立后非

正嫡曰立某氏為皇后。陳壽志云：後主張皇后前後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立子璿為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

不以章句  
為學破盡  
凡庸見識

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  
**集覽**  
探策探試取也，不知主文者正深然之。所謂射策也。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化得失顯而質實。  
**質實**  
孟光洛陽人，郤正偃師人。

吳鑄當千大錢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十五

正統

漢後主禪延熙元年



**書法** 先是吳鑄大錢一當五百矣不書書大錢此其書當千何非常也當五百大矣當千甚哉直書重譏之終綱目書大錢六莫大於當千者矣詳建興十四年

○秋八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

兵

有寇見

或緩或速  
一因乎敵  
懿真知兵

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吏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歿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



勝氣百倍  
淵膽落矣

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

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其墓而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遂班師。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叡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曰：「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還不彰其罪，臣恐四方或疑此舉也。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之，賜以棺斂。

集覽

昔攻上庸，事在建興五年。上庸，注見周赧王十一年。楯，櫓也。楯與盾通。堅，尹反。兵器也。所以蔽身扞目者。檣，大盾也。鉤衝，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面縛，注見炎興元年。



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索隱曰肉袒謂袒裼而露肉也賈逵曰牽羊示服為臣隸也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退舍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圍原退一舍而原降注一舍三十里送任任保也送子為質以保其不失信京觀觀去聲積戰死之尸封土其上以彰克敵之功謂之京觀京大觀示也封土之上為屋如觀闕形也又注見唐太宗貞觀五年仲尼亮司馬牛之憂亮寬解也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蓋牛以其兄桓魋將為亂心常負憂故孔子因其問而解之祁奚明叔向之禍祁奚姓名春秋晉大夫叔向名肸姓羊舌氏庶弟名虎皆晉公族也左傳襄二十一年晉之執政范宣子殺欒

盈之黨叔虎與焉宣子并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絲繩而禹與柰何以虎而弃社稷宣子說以言諸平公而免之向香兩反

**正誤**

仲尼亮司馬牛之憂今按韻書亮照

也

**質實**

遼隧縣名注見建興十五年首山注也見武帝元鼎四年遼水注見照烈帝

章武元年

### 吳中書郎呂壹伏誅

吳主權使中書郎呂壹典校官府州郡文書壹因此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不聽群臣莫敢復言壹誣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收繫驗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漢後主禪延熙元年 正編



危言全顧亦全潘

顧雍雅度不計私怨

問時同坐人皆畏壹。竝言聞之。侍中是儀獨云無聞。窮詰累日。詔旨轉厲。儀終無變辭。嘉遂得免。陸遜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權怒。詰責雍。謝云謂壹曰。此公免退。潘太常得無代之乎。壹曰。近之。云曰。潘常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懼。乃解散雍事。濬詣建業。欲極諫。聞太子數言不聽。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殺之。為國除患。壹知之。稱疾不行。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壹疑據自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典軍吏劉助覺言。遂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賞助百萬。窮治壹罪。顧雍至廷尉。見壹和顏色。而問之曰。君意得無欲

諸臣前屢諫不從。今復責其不諫。豈血氣既衰。悔心始萌耶。

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百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徐衆曰。雍可謂長者矣。然問所欲道。則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今乃開引其意。儻獲原宥。豈大臣忠主疾惡之義哉。○壹既伏誅。權因遣人告謝諸大將。問時事所當損益。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權復以詔責之曰。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皆不肯有所陳。而伯言承明涕泣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之悵然。深自刻恠。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



容而已哉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嘗出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如何

**集覽**

深文巧詆漢書主深文謂文法深刻耳巧穿鑿也詆丁禮反顏師古曰詆誣也言不公平也是儀姓名吳志云是儀本姓氏孔融嘲之曰氏字民無上乃改為是焉謝

左姓名左音乎萌反王遂王遂姓名也工其官名藉艸注見成帝鴻嘉三年藉豪懷叙

姓名也子瑜諸葛瑾表字子山步騭表字義

封朱然表字定公呂岱表字伯言陸遜表字

承明潘濬表字刻怪刻通作克痛責也怪亦責也悉中猶言皆當也中竹仲反有嫌難耳

嫌疑也難猶不肯也謂諸有皆避嫌疑而難於陳言也事統是非謂凡事有是有非從容

如淳曰從子勇反容讀曰勇顏師古曰謂獎勵也

容如字謂其舒肆自在也

**質實**

顧雍吳郡人是儀北海人懷叙未詳出處無繇攷定

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

**質實**

漢中郡名注見周報王四年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馬懿入朝

以曹爽為大將軍

于魏主臨終時叙此段此作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為秘書郎文帝更命秘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魏



史之微意

通鑑綱目

卷十五

三

主釁即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于便辟取容，或能工之，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而高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相比，附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

此為人君者所宜深省  
正本作因而向之

傅虎以翼  
寧免吞噬

猜覺，此宐早以經意也。釁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夏侯獻、曹爽、曹肇、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患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釁引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釁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為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上床執其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為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為關中事重，宐遣懿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禪延熙元年

三

正編



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爽真之子也

**集覽**

或能工之或有能工巧而過之者比附比毗至反附黨也附倚也正爾為猶言

誠然如此乎在汲句絕

**質實**

劉放涿郡人曹爽沛國譙人魏

之宗室

**書法**

魏嘗再書立貴嬪某氏為后矣此則直曰立郭夫人何畧之也曷為畧之

毛氏之死釁起郭氏魏主蓋有心矣於是疾革汲汲立焉惟恐不及其蔽亦甚矣哉

綱目特異其文所以示譏也

己未二年

**魏**景初二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

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觀此何忍廢之

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

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

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明帝沈毅明敏任

心而行簡功能屏浮偽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之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各蹟



所履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孫盛曰魏明帝天姿秀出少言好斷諸公受遺輔導者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優禮大臣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偉矣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書法**

書受遺詔多矣此其獨書受遺何不與魏之有詔也故太子書立不書即

位。獻立不書。芳何以書。正始也。則司馬氏廢主之罪著矣。賀善贊曰。魏明在位十三年。書土木之事六。首書大營宮室。繼書立聽訟觀書治許昌宮。書作洛陽宮。書復立崇華殿。書鑄銅人起土山。而又書如許昌。書東巡。書觀龍。煩民極矣。又其甚至以小

忿而殺其后。綱目於是書災三。書地震。二書疫。書涌石。書大水各一。若魏明者。綱目無取焉。

### 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

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執明帝惡其浮華柳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以懿

想爾時舉  
朝忘懿矣



為太傅自以其弟義訓等皆為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謚為尚書軌為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傅嘏謂義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之為揚州刺史

**集覽**

銛巧銛思廉反莊子刀不利筆

**質實**

平叔何晏表字何晏南陽宛人進孫

### 夏以蔣琬為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素簡畧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善能容人  
便是相才

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眾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質實**

楊戲武陽人憤憤心亂貌

### 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

岱時年八十躬親王事與陸遜共領荆州文書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

**質實**

武昌縣名注見建興七年荆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

賢 賢



### 吳將周胤有罪廢徙廬陵

善子成就人

又善子保全人

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以罪廢徙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吳主權曰胤年少無功爵以侯將蓋念公瑾故也而胤恃此酌淫無悛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居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權曰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耳

**集覽**公安注見獻帝孤念公瑾豈有已哉

**集覽**建安十九年

**質實**都鄉縣名注見章帝章和二年周胤廬陵郡名注見獻帝建安

三年公瑾

周瑜表字

###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唐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春以張嶷為越雋太守

守

初越雋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及嶷為守招慰新附誅討疆猾郡界悉平

**質實**越雋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復還舊治

六年安定縣未詳處所唯平涼鞏昌慶陽等府及安南國俱有安定縣未知孰是姑缺之

張嶷巴西南充國人

### 冬吳饑



魏賢有可乘之隙而師出無功豈吳主年值衰暮精已消亡耶

辛酉四年魏正始二年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却之

初吳主權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曰今天下宜身自御戎滌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羸者執戟羸者轉運命益州軍于隴右諸葛瑾朱然指襄陽陸遜朱桓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犄角並進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權不能用四月命全琮畧淮南朱然圍樊諸葛瑾攻祖中魏將軍王凌與琮戰敗之

司馬懿曰祖中民夷十萬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

吳軍集覽犄角注見昭烈帝章武二年祖中夜遁未詳其處春秋襄十年會吳于祖

注祖楚地音不加反恐即此質實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

治之姊子朱桓吳郡人樊城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王凌太原祁人淮陽國名注見周

赧王三十七年陳淮南淮水之南注見延興二年

### 吳太子登卒

**書法**

卒太子始此終綱目太子書卒者九



子長懋梁太子統隋太子佖唐太子寧太子永後唐太子弘冀書薨一唐太子弘書死一唐太子重俊

○蔣琬徙屯涪

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疾動未行朝廷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費禕姜維喻指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如志且當分裂蠶食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為刺史

漢之去魏道遠險阻師出無功未可蓋為謀臣咎也

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

徙屯涪魏興注見建興八年西城吳期帝從之二三連不克果謂吳之攻魏屢

矣然皆弗果克敵也建興八年攻魏合肥不克十年擊魏廬江不克十一年攻魏新城不

克十二年攻魏魏擊郤正誤吳期二三今按

之今年攻魏不克而遁質實王廬縣名注見周

約犄角伐魏二三次矣不能果所期也涪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六年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漢後主禪延熙四年

正編

餉



平吳平蜀  
交俱以屯  
田制勝曹  
操未竟之  
志艾全收  
之艾于魏  
有大勳矣

餉

魏欲廣田畜穀於楊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  
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巾因  
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  
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  
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  
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  
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  
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  
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  
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  
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  
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集覽**

陳項

陳伏羲所都今陳州宛丘縣是項漢汝南郡  
邑今陳州項城縣是什二分休十人之中以

二人分番休息乘吳

**質實**

陳縣名注見周赧  
王三十七年項縣

名注見延熙十八年蔡縣  
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上蔡

管寧卒於魏

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  
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  
十四卒天下知與不  
知聞之無不嗟嘆

**書法**

布衣也何以卒錄賢也終綱目布衣  
書卒二黃憲管寧皆錄賢也然則其

書卒于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是故孟軻  
天下之大賢也書至魏而不書鄒孟軻管

賢

此漢之遺  
民也子由  
稱為三國  
一人亮哉



寧亦天下之善士也。書卒于魏而不書魏管寧。

壬五年魏正始三年春正月監軍姜維自漢中

徙屯涪。○吳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

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傳是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輔。且使二宮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書四上不聽。

不使匹適  
套正

也

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夏五月朔日食既

**書法**

食既大變也。自是陳祗黃皓用事而漢亡矣。故謹書之。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食既者十二。無不有大應者也。詳惠帝七年。

○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質實漢中郡名注見

周赧王四年 ○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魏揚豫都督王昶徙屯新野。

昶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執。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質實

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襄陽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新野縣名注見平帝

量勢為險  
是要着

進



進

元始四年

**甲子**

七年

**魏**

正始五年

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

○三月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之。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輿執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

兵

胸中若無一事者，是入情所難。

求其圍碁時，孫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

能辨賊也。

**集覽**

駱谷關名，漢中郡興執縣有駱谷路南口曰儻谷，北口曰

駱谷。洋州志：駱谷在真符縣，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垂千里，垂猶言將及興執山，名三國漢置關於此，指掌圖以為在興元成固縣寰宇記云：在洋州興道縣北四十三里。今郡城所枕形如一盆，外險而內有大谷，為盤道上數里，方及四門，環甲，環音患，貫也。嚴駕，嚴莊也。莊，治行李也。其車馬曰駕。

**正誤**

嚴駕，今按漢書

**質實**

統一

志云：夏侯玄，泣國人。駱谷關名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劉敏，零陵人，優之孫。

通鑑綱目

漢後主禪延熙七年

七

正編



〔興執〕山名在漢中府洋縣西北二十三里山形如盆外甚險乃盤道以上漢時諸葛亮嘗戍兵於此處來敏汝寧義陽人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魏軍退走

魏兵距興執不得進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歎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今興執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進 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羽檄倉皇而圍碁如故胸中實有壁畫非可強鎮也

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爲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數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質實

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

乙丑 八年 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

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群臣多以爲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



賢

賢

分党誣譖  
其情易察  
大臣文章

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材，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二宮執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構，遜又與書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門戶禍矣。琮不納，霸曲意交結，各士將軍朱績以膽力稱，霸自詣之，欲與結好，績辭不受。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權寢疾，遣太子禱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以憂處，太子寵日衰，霸黨楊竺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

其意宜省  
而反肆誅  
錄惑溺之  
禍人至此

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琮亦惡之，相與譖之。吳主徙譚於交州，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霸竺譖之，吳主怒，誅粲。**集覽**別僚分別二宮，臣僚命各有差等，不見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惡其淫亂，殺之。此事可法而不師之，宿留阿寄，阿寄猶魯肅呼呂蒙為阿蒙之類，謂全寄宿留於魯王宮也。宿留注見和帝永元十五年。



**誤**宿留阿寄今按此言宿留猶遲疑不決之意蓋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嘗戒之

不納故謂全琮不法全日禪殺子之明斷而遲疑不決縱令其子阿附魯王也

**質實**

**霸**魯王名也桓王廟按吳志孫策死孫權稱尊號追謚策為長沙桓王**覬**覬有望欲得之貌左傳桓二年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覬夏口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

### 吳丞相陸遜卒

吳主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代領其眾送葬東還權以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權意乃稍解

以手足相倚之臣而忠諫蒙譖權其耄哉遜有賢子

### 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

**考證**

下當補書葬穆皇后○謹按凡例曰

凡正統之后合葬不地註云如漢光武昭烈之類陳壽志云先主穆皇后延熙八年合葬惠陵○謹按綱目於漢曰即皇帝位者三始書漢王中書蕭王終書漢中王以著創業中興紹承正統之例也朱子嘗曰溫公以魏為主其理都錯熹所作綱目以蜀為主見于語畧如此而大經大法已粲然可見今所存諸刊本自章武至延熙二十餘年間得其脫誤者六七故當補正表章武於末年以定父子之倫也葬惠陵以正昭烈之終也書帝禪以尊正統也合葬吳太后特葬張皇后以正二后之終也加貴人於立張后之上以著其非正嫡也昭文生于大賢既沒之



後幸其書存得求義例究明君臣父子夫婦之大綱庶幾有裨於垂世立教之微意也歟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

自是漢室無復興之望矣

侍

董允上則規益後主下則抑制黃皓此賢者所難武侯既歿漢之不卽亡者允之力也

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辟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為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被藝挾智數禕以為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

意圖遠大者不馳近小之欲後主反是國何以存

祗有寵而帝追怨允日深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管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寃獄崇節儉北州歌嘆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與病齋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鈔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



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不臨，而池苑之觀仍出，臣所不安也。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以成先帝之志。

**集覽**

〔鈔期〕姓名

**質實**

〔譙周〕巴西人，〔神器〕注見光武建武六年鈔期穎川郝人。

**書法**

中常侍以宦者為之宜矣，則其書何著亂本也。是故董允卒而黃皓用是

年李絳出而承瓘入，唐憲宗元和九年綱目每聯書之所以著君子小人之不兩立也。

**發明**

東漢亡於宦者，殷鑒不遠，後帝昏庸，親尋覆轍，亂亡之形著矣。綱目上書

蔣琬董允卒，下書以宦者為中常侍，則見二臣公正，猶足以尼小人之惡。一旦正人告殞，儉佞遽形，然後知法家拂士其所繫也。如此，此又綱目言外之意。

丙寅 九年

〔魏〕正始七年 〔吳〕赤烏九年

春魏擊高句驪克丸都

幽州刺史毋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初，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不從，退而嘆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全其妻子，遣將追位宮至。 〔集覽〕得來，姓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而還。

賢



慎氏虞舜本紀北山戎發息慎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也括地志云今靺鞨古肅慎也其國在不咸山北西南去夫餘千五百里與北沃沮相接在京北東北八千四百里

**質實**

一統志云九都山名在朝鮮國城東北漢時高句驪王伊夷模都於此至晉為慕容皝所破毋丘儉聞喜人肅慎氏注見晉成帝咸康六年挹婁

秋九月吳以步騭為丞相○吳分荊州為二部

以呂岱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諸葛恪督左部鎮武昌

**集覽**

蒲圻漢江夏有

蒲圻湖多蒲艸吳大帝立縣於湖側因名焉今鄂州蒲圻縣是盛弘之荊州記云蒲圻縣

沿江百里南岸地名赤壁

**質實**

一統志云蒲圻本漢沙羨縣之地名孫吳時分武昌

為兩部自武昌至蒲圻為右部始置蒲圻縣以湖畔多蒲故名晉屬長沙郡劉宋屬江夏郡梁屬上雋郡隋屬鄂州唐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武昌府

赦

孟光明于治要 無媿王佐惜遇非其主

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蹶躄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

通鑑綱目

漢後主禪延熙九年

七

正編



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陳壽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質實**

寧之貌陳元

方陳紀表字穎川許人鄭康成鄭玄表字北海密人劉景升劉表表字山陽高平人

進 吳罷大錢○以姜維爲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

書事

丁卯十年 **魏**正始八年 **吳**赤烏十年 春二月日食

三國至是俱現亡徵不可爲矣

時魏主芳褻近羣小遊宴後園何宴上言自今遊豫宜從大臣詢謀政事講論經義不聽

而晏等朋附曹爽亦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下吏改易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則和氣可致也

吳作太初宮

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瓦修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歛若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集**

**覽**宜下所在通伐言當行下所屬一例

**質實**

一統志云太初宮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本吳長沙桓王策之故府大帝

主德



自京口遷建業居之其後起新宮於太初東制度尤廣名曰昭明宮

**書法**

書作宮何美也作宮之為譏多矣此則曷為以美書於是因武昌材瓦恐妨農桑可謂有卹民之心者故書美之終綱目書作宮殿五十六其以美書者鮮矣

### 魏遷其太后於永寧宮

陳史曲筆非實錄也

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

**書法**

遷之者曹爽也則其不書曹爽何據安帝延光四年閻顯及靈帝建寧元年曹節皆書主名均其罪於魏之臣子也於是爽專朝政擅遷太后在朝大臣雖司

馬懿等莫之禁而聽其所為書曰魏遷分罪之

戊辰十一年正始九年夏四月魏以徐邈為

### 賢 司空不受

亦以魏事不可為耳

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徐邈不受蒯人

五月費禕出屯漢中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畧與



比琬

已十二年

魏嘉平元年 吳赤烏十二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殺

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司馬氏之威權始于此未及踰年誅夷二臣顧云不與政事知非實錄

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義泣諫不聽又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竝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

校甚

以託子文其狡使人不疑更狡

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爲并州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禮雖不德豈以是爲意邪本謂明公匡輔魏室以報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後李勝出刺荆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脣勝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耳懿使聲氣纔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爲之備且以子師昭爲託勝曰還泰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泰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爲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



騎奢縱酒  
者必粗莽

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奏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盡據禁兵群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信

甚有見

說爽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請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今請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刃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猶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已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

雖天奪爽  
魄然亦可  
見司馬權  
重足以制  
御強梁



時去三代  
未遠故猶  
係思封建

以此收入

心亦狡  
憲英再見

大義鑿鑿  
男子不如

不輕委身  
其言可銘

賢

與爽疑有奸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  
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羲等  
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先是宗室曹冏上書  
曰古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  
賢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  
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  
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  
民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  
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  
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  
冏欲以感寤曹爽爽不能用及懿閉門爽司  
馬魯芝聞變將營騎所津門出赴爽及爽解  
印綬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扶主握權捨此以  
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懿曰彼各為其主

也宥之芝之出也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謀  
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入云  
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  
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專就乎曰得無殆就  
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  
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奔  
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  
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嘆曰吾不  
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牟祐  
沈勸祐應命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  
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謂祐曰吾不忘卿前  
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  
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  
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



秉節守義  
康侯取以  
匹紀姬

誇誕實禍  
之基

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  
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  
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  
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  
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  
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  
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  
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  
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  
以自况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  
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  
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

以游詞侮  
晏預料其  
必敗矣

而蕢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  
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  
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  
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  
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  
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  
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  
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  
曰與外人語何所畏邪舅怒以為狂選部郎  
劉陶少有口辯鄧颺之徒以伊呂稱之陶嘗  
謂傅玄曰智者於群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  
仲尼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曰天下之變  
無常也今見卿窮矣至是陶退居里舍乃謝  
其言之過輅之舅亦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漢後主禪延熙十二年 正編



殺身禍世  
一皆虛名  
之貽害也

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侯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集覽**

作窟室綺疏四

周窟室掘地為室也綺文繪也綺疏四周謂疏通其周匝為牕而以綺蒙之飲酒其間也引左傳襄三十年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注壑谷窟室也天下兇兇兇音凶又上聲左傳曹人兇懼徐氏曰象亂而

懼也兇通作匈漢高本紀天下匈匈注喧擾之意懿使聲氣纒屬作聲使氣似欲絕而僅纒聯屬之狀司馬懿故作此態以示衰老無用尸居猶言行尸走肉也謂懿如死尸之居世無能為矣天下洶洶洶音凶又上聲此言天下喧擾如水執洶湧故人懷危思也楚辭水聲洶洶力疾注見晉穆帝永和五年棧豆棧仕限反馬阜也豆所以飼馬大司農主錢穀金帛邊郡調度皆為報給甲夜初更也子丹佳人曹真字子丹爽之父也佳好也佳人猶言佳士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特立疆榦弱枝京師為榦四方為枝西都賦曰疆榦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東市刑人之所也容易易更易也謂豈容更事他人泰初



夏侯玄表字子元司馬師表字是為晉景帝  
〔性自喜粉白不去手〕三國魏曹爽傳後注何  
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胡致

**正誤**

委質事人

復何容易今按易去聲言不可輕易也漢  
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楊敞傳事何容易

**質**

〔實〕一統志云高平陵魏明帝之墓也在河南  
府孟津縣舊河清城界洛水注見光武建

武三年〔許昌〕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元年〔王觀  
東郡人〕〔魯芝〕郿人〔辛敞〕潁川陽翟人毗之子

〔王沈〕晉陽人機之子〔羊祜〕泰山南城人續之  
孫〔平原〕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何晏〕宛人

進之孫〔夏侯玄〕沛國人尚之子〔荀粲〕潁川潁  
陰人〔王弼〕山陽人〔傅玄〕靈州人徙居泥陽幹

之子

**書法**

爽罪甚矣其書殺何惡懿也司馬氏  
之威始此矣然則爽無罪歟爽等不

書官所以  
罪之也

**發明**

曹爽受遺輔政身為大將軍又加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而司馬

懿殺之如斃狐豚綱目亦削其官而不書  
何哉驕奢無度僭擬乘輿多置親黨專擅  
朝權縱酒宣淫信用浮薄此豈輔政大臣  
所當為耶及事變已形又不能用桓範之  
謀挾其主以自免乃欲不失作富家翁蠢  
謬若此是特狐豚之不若耳何足貴哉然



爽既有罪胡不正其伏誅之名而以懿殺為文蓋懿欺孤弱寡已有無君之心特因事而發非必忠於佐魏故其書法如此先儒謂春秋之於王道猶輕重之權衡臣謂綱目之於予奪亦輕重之權衡也夫豈厚於懿而薄於爽哉

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不受考異提要作魏司馬

不受是懿之校

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按篡賊例注曰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以自為自立書之則此當從提要為是考證當作魏司馬懿自為丞相古者國家大臣受遺輔政安危之所繫焉漢武帝命霍光昭烈命孔明君能知臣臣能盡忠可

謂兩得矣以唐太宗賢明猶不知李勣致有武氏之亂况僭國嗣主安能知其臣乎當曹魏時司馬懿雖有無君之心而未得專國之權明帝屬以後事者是授以國命也因而廢弒三主卒篡其國皆由臥內一言以召之凡例曰凡書篡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今故追原事義推本凡例當於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特以自為書之然亦不足以著其罪也

**書法**謂稍知節矣綱目書九錫十四詳平

帝元始五年書加某九錫者一王莽書以某加九錫而不受者二懿朱全忠書自加者九曹操趙王倫桓玄蕭道成蕭衍陳霸先楊堅李淵王世充書自加九錫而復辭

懿豈知節者母乃為其愚耶



者二司馬昭劉裕然全忠以不滿而不受又非懿之比矣

○魏護軍夏侯霸來奔

霸有遠識  
厥後司馬  
昭果用會  
以伐蜀

霸為曹爽所厚以父淵歿於蜀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外弟也至是司馬懿召玄詣京師而以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協恐禍及遂來奔姜維問之曰懿既得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鍾繇姓名

質實

夏侯霸沛國人淵之子鍾會潁川長社人

質實

三月吳大司馬朱然卒

然氣候分明內行修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為大司馬病卒吳主權為之哀慟

集覽

嚴鼓戒嚴而擊鼓

質實

朱然丹陽人治之子

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

維攻魏雍州依鞠山築二城使句安李韶守之聚羌胡質任侵偏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軍救之出自牛



頭山與秦相對秦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

**集覽**

句安姓名句音鉤質任國弱懼彼侵伐令子及貴臣

往為質此質如字讀任汝鳩反義與質同又質詳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洮水洮音滔水經注洮水出隴西臨洮縣北至抱罕

**質實**

一統

志云陳泰穎川人羣之子牛頭山在漢中府褒城縣西北二十五里以形似名洮水在臨洮府城西南吐谷渾界一名恒水源出西傾山流經府界雍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京兆

冬十二月魏即拜王淩為太尉

**考異**

提要作魏即拜揚州

都督王淩為大尉

初淩以將軍假節督揚州西其甥令狐愚為兖州刺史屯平阿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陰謀以魏主制於疆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愚遣其將與楚王相聞淩子廣諫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驕奢平叔虛華丁畢鄧桓專競於世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變易朝典民莫之從故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不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修先朝政令副衆心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改夙



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集覽狐

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會。愚病卒。復姓注見唐昭宗天復元年。平叔何晏表質

字丁畢。鄧桓四人也。丁謚畢。軌鄧颺桓範質

魏光祿大夫徐邈卒

實平阿縣名。未詳沿革。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

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及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集覽不狃狃守節無為也。論語狂者進取。狃者有所不為。不介介耿介也。易繫辭憂

悔吝者存乎介。孟子不以三公易其介。孝先毛玠表字。季珪崔琰表字。

質盧質涿郡涿人。毓之長子。

庚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吳秋吳廢其太子和殺

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

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



誰實致其  
不睦顧欲  
以剪滅弭  
亂

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  
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為  
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  
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  
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  
仁孝天下歸心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  
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  
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尚  
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  
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  
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  
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  
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殺楊竺全寄  
等據尋亦賜死明年立潘氏為皇后

集覽

袁氏

之敗袁紹三子譚熙尚譚當為嗣紹乃以繼  
兄之後紹卒眾以遺命立其幼子尚後兄弟  
相攻為曹操所敗立思子之宮漢武帝因思  
戾太子而立望思臺泥頭以物蒙頭如刑人  
之狀無難督官號也故鄣地理志秦置鄣郡  
漢改丹陽郡漢書豫章注索隱曰章郡後改  
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括地志云秦之  
鄣郡今潮州長興縣西南八十里故鄣城是  
正誤泥頭今按謂以泥塗其頭也文選范雲  
表泥首在頰注泥猶在面後第五十四  
卷泥首質實孫峻富春人吳之宗室屈晃天  
放此台人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

注見高帝十二年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  
死注見武帝征和二年思子宮注見武帝征



豪傑之所  
仗者血氣  
血氣衰則  
心智昏耄  
矣學道者  
當不至是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和三年一統志云故鄣秦之縣名始皇滅楚  
置之為鄣郡治所漢屬丹陽郡王莽改曰候  
望東漢復為故鄣縣晉屬吳興郡後廢之  
故城在湖州府長興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發明**

和書廢霸書殺據書及且不去其爵  
是皆無罪之人也夫在席之私非惟

昏主惑之雖明君亦未必能免忠直之言  
非惟昏主違之雖明君亦未必能免觀吳  
主權之廢嫡立庶朱據等忠言苦諫不惟  
不能聽又從而殺之權雖偏霸然亦自以  
為一世之豪晚節未路昏謬乃爾溺其所  
可愛忘其所可戒詳書于冊其為後世鑒  
豈不深切  
著明也哉

絕魏兵之  
窺建業也

吳作堂邑塗塘

**集覽**

堂邑地理志臨淮有堂邑  
按臨淮今泗州是塗塘塗

本作涂涂水出堂邑晉伐吳  
遣琅邪王出涂中郎此也

遣兵十萬作  
之以淹北道

**書法**

作塘必書重民力也書作塘始此終  
綱目書作塘四吳塗塘浦里塘梁緣

淮塘吳越  
捍海石塘

十一月魏擊吳戰於江陵大破之

魏王昶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  
擊之司馬懿遣新城太守陳泰襲巫秣歸荆



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緮為橋渡水擊吳軍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陳泰亦破吳兵降數千口

**集覽** 昶注見周赧王十六年秭歸注見和帝永元十二年竹緮為橋緮居登反大索也

也以竹索為橋駕虛而渡名曰繩橋又名竿橋竿橋注見晉穆帝永和三年案大道案依大路而還歸鎧馬甲首皆魏軍先所戰獲者鎧即甲也首謂所斬人頭韻會鎧字下引廣雅錘甲介鎧也周禮司甲注疏云古用皮為之甲今用金為之鎧

辛未十四年

魏嘉平三年 吳大元元年

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

凌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

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論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執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懿至洛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初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謂必與令狐氏族父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

令狐邵知子



目中無父  
逆節兆矣

通鑑綱目卷之五

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云何  
刑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  
如故也。不知我當坐之不邪。必逮汝曹矣。邵  
沒十餘年而愚滅族。初愚以別駕單固治中  
楊康為腹心。及愚卒。康露其陰事。愚由是敗  
懿至壽春。以問固。固曰。無有。遂收繫獄。使康  
詰之。固辭窮。乃罵曰。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  
族。顧汝當活邪。康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  
錯。亦并斬之。固又罵之曰。若死  
者。有知汝何面目行地下乎。  
**集覽**百尺村  
州博野縣有大百尺村。屬河間。侗黨卓異也。  
不羈之士。個他歷反。公治令狐愚字單固。單  
姓。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治中官名也。治平聲。  
**正誤**百尺。今按王凌  
在淮南司馬懿

擊之掩至百尺何為至博野邪水經注沙水  
東南過陳縣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  
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  
杜佑云在陳留宛丘縣

**書法**陵謀立彪逆也不書書殺何惡懿也  
而因置諸王公於鄴甚矣故以遂書

之彪必書曹姝  
之於漢宗也

**發明**王凌以其君制於強臣之手雖舉大  
事其各似正然綱目不書其官又不

予其討懿者外其君而欲立彪且又面縛  
出降故也懿自殺爽之後魏國已在其掌  
握今又殺彪而盡置諸曹於鄴其脅制之  
威又甚於操之所為矣自丕篡漢至是纔

通鑑綱目

漢後主神延熙十四年

正編

正編



三十載天道好還如此豈不昭昭也哉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

將軍錄尚書事

**考異**

提要其上無以字為上有自字據十八年書師第昭

自為大將軍合從提要

○魏分匈奴部為二國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鄯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為左部帥部族最强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羗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此

劉淵之先

弱胡之策

別夷子華以立廉耻千古正議

割為二國以分其地去卑力顯前朝宜加其子一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冠追錄舊勳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集覽**

呼厨泉單于名去卑右賢王名其後大夏赫連氏即其裔也使居民

表使羌胡居於編民之外

**質實**

城陽郡名注見高帝四年鄧艾棘陽人

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

吳立節中郎將陸抗自柴桑屯所詣建業治病病差當還吳主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切焚之莫令人見也時權頗寤太子和

遜之心事已白益信忠無不報

自監綱

漢後主神延熙十四年

正編

正編



知其不可  
而復用之  
耄甚矣

之無罪十一月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  
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  
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恪可付大  
事權嫌其剛狠自用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  
乃召之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  
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  
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  
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恪至建業見吳主於  
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  
領少傅有司諸務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乃  
以聞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  
主威至難也兼二至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  
元遜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  
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於

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可觀而晒呂侯無  
對為陋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其口  
也昔來敏與費禕對棋意無厭倦必能辦賊  
然况長寧以為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  
為葭爾之國方向大敵何可矜已有餘晏然  
無戚斯禕性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所害  
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 **集覽** 死於凶豎  
哉二事體同皆足為世鑒也 **正誤** 况長寧今按况姓  
孫峻構恪於吳王伏兵殺之事在後年來敏  
與費禕對棋事在七年卒為降人所害費禕  
後為魏降將郭循 **實** 所殺事在後年 **質**

**實** 柴桑縣名注見獻帝建安  
十三年元遜諸葛恪表字



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自成都徙屯漢壽亦感矣

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祗守尚書令

**質實**

漢壽縣名注見

延熙十六年

壬十五年

**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

春正月魏以司馬

師為大將軍

**考異**

提要無以字為上有自字據凡例注文合從提要

吳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

吳主權復封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奮為齊王居武昌休為琅邪王居虎林郡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武昌郡名注見建興七年一統志云虎林古邑名故城在池州

**質實**

長沙

府城東二十五里吳孫權封子休為琅邪王鎮虎林城即此

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

吳主權疾病潘后使人問孫弘以吕后稱制故事左右畏后虐戾伺其昏睡縊殺之權病困召諸葛恪孫弘太常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而卒弘素與恪不平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殺之乃發喪謚權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以恪為太傅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投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眾莫不悅

**集覽**

罷視聽罷不御也視聽聲色之好也息投官息屏去也投官即投人

紛然無統緒貽謀之不善也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周禮投人掌王馬之政注投尸教反投之言  
投也主馬者必仍投視之故曰投人又漢書  
按獵注謂連接木以關禽獸故謂養禽獸者  
曰投人原通責原免通欠也責與債通漢書  
注欠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通際關稅  
除去關市之稅歛也孔子家語曰臧文仲置  
六關不仁也注魯本無此關文仲始置以稅  
行者故為不仁孟子曰昔者文王關市譏而  
不  
征

**書法**

自漢室衰微羣雄竊據不修職貢綱  
目無取焉仲謀代立綱目書予之者  
三不遣任子一也迎擊曹操二也改元拒  
魏三也而襲取江陵邀殺關羽遂使魏益

以強漢不可復綱目獨深  
罪之故昭烈之師特書伐

**吳徙其齊王奮於豫章**

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  
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恪  
遺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  
臣父兄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  
不誅所以承天禮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  
百代不易之道也夫行皇帝覽古戒今慮於  
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詔策勤渠科  
禁嚴峻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  
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  
父之志中念河間東海恭順之節下存前世



通鑑綱目 卷之五  
驕恣荒亂之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  
敕不徇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惶  
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  
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若弃  
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  
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令詔  
救不行於藩鎮

**集覽**

大行皇帝注見昭帝元  
平元年太伯順父之志

邪奮懼遂行  
周本紀古公亶父有長子曰太伯次日虞仲  
少曰季歷季歷生子名昌有聖瑞太伯知古  
公意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蠻以讓季  
歷是為王季後遂傳昌是為文王河間東海  
恭順之節河間獻王德景帝子也東海恭王  
彊光武子也皆願備藩國以魯王為戒前年

魯王霸  
被殺

**質實**

豫章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

年

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十二月魏人擊之

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  
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堤  
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  
守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  
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  
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

古者俠來  
二字通用



羅布也落  
絡同謂設  
烽燧遠候  
望以聯絡  
通城也

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儉各獻征吳之策  
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十年君臣  
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  
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城之守與賊相  
遠羅落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眾臨巨險以  
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長策也唯有進軍大  
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  
進奪其肥壤使還堵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  
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  
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佃作易立五也  
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  
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進據則  
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  
不從詔昶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儉向武昌

兵

遵誕攻東興恪將兵四萬救東興遵等作浮  
橋以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  
拔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  
奉曰諸君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  
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  
逕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  
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  
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堦魏人望見  
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其  
前屯據等一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  
蹈藉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  
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昶儉聞東軍敗各  
燒屯走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  
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在削其弟昭爵而已



師之狡更  
深于懿

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習鑿齒曰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若推過歸咎執其功而隱其喪則上下離心賢愚解體矣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魏光祿大夫張緝曰恪其不免乎司馬師曰何也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何以能久**集覽**巢湖在無為軍巢縣東舒城廬江巢縣四邑接境巢通作灤或作剿晉灼並音勦絕之勦然今皆讀為鉏交反全端留畧二人之姓名乃辟諸軍使下道為句辟皮亦反猶言辟易也使諸軍開張而避於

路下東關無為郡志巢縣有東西二關吳魏相持於此濡須山謂之東關東關之北岸吳築城七寶山謂之西關西關之南岸魏樹柵保身緣塙保與裸通袒襦也塙音其謂反堤塙也謂脫衣露體緣循塙堤而進也我不聽公休過也公休諸葛誕表字先嘗諫征吳司馬師不聽今兵敗而引咎歸已隱其喪喪四浪反謂喪師也隱蔽而不言也按喪字當作喪**質實**一統志云東興堤在廬州府無為州東北五十里東關口西接巢湖一名濡須塙乃吳諸葛恪所築以遏巢湖左右依山峻築兩城使全端守之魏入圍東關圖壞其堤不克巢湖注見建興十二年丁奉廬江人東關注見建興六年鴈門郡名注見秦王











